

沒有菓醬的麵包



正中書局發行

833.2
DP9
7014

版權所有

(93)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初版

沒有菓醬的麵包

全一冊

實價大洋四角

(外埠酌加運費滙費)

著者 潘子農

發行人 吳秉常

發行者 正中書局

總店 南京太平路 分店 南京鼓樓

印刷者 正中書局

題記

在自己底集子前面寫上一段八股式的理論，或者是丐請名流撰一篇捧場式的序文，這一類風雅的習尚，我是夙來就不大歡喜的。不過有時爲了要說明每篇文章的來蹤去跡，將自己當初寫作的情景簡略地紀述一些下來，使讀者那一方面，可以借此獲得對於作品之理解的種種方便，這項辦法是很值得採取的。所以在這「題記」之內，我要向讀者們申述的，也祇是這一點。

本集共有短篇小說七帖，前四帖的題材，有的是根據國內外新聞紙的紀載，有的是引用一些傳說而加以組織，在我原先的意思，無非是企圖作一種歷史性質的作品之嘗試，其奈在這樣一個懦弱的民族裏，說老實話到底是不很方便的，於是處處留神的結果，便弄成了眼前這種藏頭露尾的樣式，我除掉長嘆之外，別無話說。至於後面的三帖呢，就和普通一般小說同樣，是疑假疑真的文字而已。

從沸點到冰點是一九三二年「一二八」事變中所寫的。讀者們如不很健忘，當然還記得起那時曾一度盛傳敵方某重要軍官的死訊，並且上海各報也很明白的紀載過，可是其後一經對方宣傳機關否認，我們中國的新聞記者彷彿自承造謠似的不再澈查究竟了。殊不知這個死訊的來源是依據着一段相當有趣的故事；實在並非是「支那羣衆之謠」。我想這樣說明之後，讀者們也不難猜摸出這位吉田少將是誰個了。

吼的寫成，除根據當時中外新聞紙所刊外，同時還得力於金九氏那篇公開狀的報告。此外在時間及人物底年齡方面，也有過很詳細的考據，所以這篇文章，我自認是很忠實的歷史紀錄。此文後面關於擲彈那一段的錄用報紙文字，也就是爲了紀載的詳實，絕非貪圖寫作法則上的避重就輕。

大帥的故事與鐵蹄下，題材都是從傳說中採取的；事實難免有所出入。好在我寫這兩篇東西的用意，是側重在某一種感想的發揮，故事之真偽，當然是無關

宏旨的。

在這裏的幾篇作品中，沒有菓醬的麵包是我最難產的一篇，前後共寫六十餘日，始克脫稿。於此可知僅憑空想而沒有實生活體驗的寫作，終究是不大適宜的。本集以此篇爲名，一方面是爲了接受一位知友的意見，一方面是由於我近來心境之黯澹，頗近似文中的曾立德教授。

烽火也是滬戰中的產物，因爲對於十九路軍抗日精神之欽佩，很興奮地在一個晚間寫成的。幸虧自己也曾吃過一年多兵飯，雖屬虛擬的故事，總算還沒有十分重大的錯誤。但是倘使有人要用意識的尺度來估計這篇文章，我願自認「沒落」，自認「歪曲」。

末一篇盜用公款的人，顯然是由於過份側重諷刺，以致成爲不很寫實的東西，也許是全集中最惡劣的一篇吧？然而現實社會中，像黃臣漁先生那樣的人物是很多的，因此我也不想刪去了。

——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記——

目次

一	題記·····	一
二	從沸點到冰點·····	一
三	吼·····	三一
四	大帥的故事·····	五五
五	鐵蹄下·····	七一
六	沒有菓醬的麵包·····	七一
七	烽火·····	一〇七
八	盜用公款的人·····	一二七

從沸點到冰點

前篇

像輕氣球突然走了氣一般地將芳子姑娘摟在懷裏狂吻一陣之後，吉田少將很滿足的躺倒在靠近壁爐邊那座梭化椅上，燃着小板刷似的短鬚，發出一種日本軍人特有的粗暴的笑聲；繼續不斷地狂笑着。自從這屋子被用作海軍陸戰隊司令部以來，聽見這樣歡悅的音調，算來還是第一次。實在的，今晚的少將，真是太得意了，太快活了！

少將眯緊了朦朧的醉眼，貼近那隻擎在手中的高脚玻璃杯之底，好像一位醫生用顯微鏡檢查細菌似的張望這個站在門邊喘氣的芳子。至於那雙穿着長統皮靴的腳，少將是用到一種雖然缺少紳士氣而仍舊相當美觀的姿勢，高高地擱在壁爐台的大理石上，皮靴後跟的馬刺，隨着少將腿部之抖動，在大理石上劃出許多不

成形的曲折線條，彷彿是象徵了少將心裏奔騰起伏的愉快底波紋。

「過來，替我斟上一杯葡萄酒。」

聽到少將的呼喚，芳子姑娘故意扭捏着不肯走近前去。她覺得對方今天的態度有點反常；幾乎興奮得像瘋狂一樣，如果乘這機會好好地服侍他一下，要敲一點小小的竹槓是不會有什麼困難的。不過想起適才少將那種野貓似的行爲，則又使她耽心今夜裏或許會鬧什麼亂子。爲這，芳子姑娘非常的躊躇着。

「芳子，來啊……」少將不耐煩地催促。

於是這一方面也不再做作了，笑嘻嘻的走過去，從小圓桌上取過酒瓶，慢慢地給他倒滿了一杯。少將把高擱着的腿移到地下，坐起來接過那杯血一般紅的葡萄酒，咕哆咕哆地一口氣便喝完了。

「少將的酒量真好！」

一被稱讚，少將這幅紅潤得可以使人疑心是擦過臘脂的臉上，立刻堆出無數

條歡笑底縐紋。一年之前，少將曾經喝醉了酒在東京銀座街的人行道上磕掉兩顆門牙，因此，少將講話的語調，總有些遲滯而不甚清晰，尤其是在他得意忘形的時候。

「是啊！像我這樣的大量，恐怕很夠使你們這些嬌嫩的女人驚嘆的吧？」少將漸漸有點自誇起來：「不過今天的情形也有點特殊，芳子！你懂得我這幾天很高興嗎？」

「的確稍微看出一點來的，高興的原因雖然猜不着；少將的臉色却很明顯地充滿着快樂呢。」

這句湊趣的，柔媚的，而又非常得體的回答，使少將底神魂微微飄盪了一下。他伸出手去，要把芳子攆過來，女的也並不拒絕，她使用了那種妓女所習慣的姿勢；倒落在少將懷中。

「那末，究竟有什麼事情使少將這樣高興呢？」

「是爲了你這個美麗的芳子姑娘啊！哈……哈……哈……」

「嗤……少將何必嘲笑人呢！」芳子從少將懷裏坐起來，扭着小嘴，開始撒嬌了。此時少將却特別的高興，他覺得芳子這小女人真可愛，自己總算也是一個嫵慣的人；在東京幾個有名的藝妓，差不多全領教過，她們的姿色誠然很足以使少將傾倒，然而再也想不到在上海這地方，竟找到了更使他迷醉的小鳥兒。

「芳子，你應該給我慶祝啊！」少將眯緊了眼睛，笑容滿面的瞧着芳子，一手在揉弄她的頭髮。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你要曉得我這次到上海來，是負着很大的使命！我們預備在明天深夜裏佔領上海；就是要把這裏所有的地方變成我們日本國的。你懂嗎？」

對於少將來作這種工作的意義，一個做藝妓的芳子姑娘當然是不十分理解的，於是她問：「要佔領上海又是爲什麼呢？」

「你簡直太笨啦！」少將見到芳子如此過分不懂事，不免稍稍起一點不滿。然而他以爲如果使這女孩子明白了這回事，至少是能夠增加自己一點身份和威嚴的，這樣，他又繼續地說：「要佔領上海，是爲了我們日本帝國的強大，爲了你們這些僑居在中國的人民的方便；使你們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很自由的沒有一點管束。這總懂得了吧？」

「噢！是這樣的。不過他們中國也有軍隊在這裏啊！」

談到中國的軍隊，吉田少將真不知道要怎樣的譏笑才好。在少將的心理，認爲一個日本軍官去和旁人談論中國軍隊，就等於紳士先生們品評下女的姿色一樣是辱沒自己身份的事情。他禁不住又狂笑起來：

「中國軍隊……哈哈……中國的軍隊算得什麼呢？他們像一羣笨豬一樣，只要一聽到鎗聲便跑光了……哈哈……頂多是四個鐘頭，這裏所有的中國軍隊，我就可以解決他們！」

近乎誇大的論調，確實使芳子姑娘聽得有些疑信參半了。尤其是少將那副紅光煥發的得意臉色，再也沒有理由使聽他講話的人不起一點嚴肅的欽佩。

「如此說來，少將真是一個了不得的人哩！讓我斟一杯酒來慶祝少將的成功吧。」

芳子很敏捷地脫出了少將的兩臂，另外用一個杯子給自己倒滿了酒，同時也替少將倒了一杯。她重復坐到少將的身上，以非常優美的姿勢把杯子伸到他面前。

「祝少將成功！」她說着，且以溫情的視線投射給對方。

這樣一來，少將真興奮透啦！他擦着鬚，祇是粗暴地狂笑；笑得連眼淚都要流出來了。他望着酒杯中底泡沫，作着種種幻想：——他彷彿看見自己已經凱旋回國，天皇爲了獎勵他的功蹟，特地親自在豐樂宮設宴，並且給他加了上將銜：他又彷彿看見死去的父親，以慈祥的口吻在讚許他；讚許他能夠爲天皇盡忠，

讚許他能夠繼續家裏歷代傳下來的武士道精神……想到這一切情形，少將幾乎連坐都有點坐不穩似的。他一口氣喝完了杯中的酒；放下杯子，回頭又緊緊摟住芳子姑娘，驟雨一般的吻着。

少將上嘴唇這點兒鬍鬚，質料很結實；和那種粗而且硬的馬鬃相差不遠。這是一種可以代表了日本人底氣質而形之於外的鬍鬚，少將歡喜這東西，正似他歡喜嫖藝妓這回事一樣。以前有過一位使少將顛倒的藝妓，曾經堅決要求他剃去這東西，少將却終於沒有答應下來。然而也就爲了這點短鬚，使許多很想愛少將的女人挨過不少小痛苦。芳子姑娘對於少將的吻，原是願意接受的，不過少將把那堆粗而且硬的鬍鬚碰觸到芳子柔嫩的臉上，的確也是一樁不容易使人受得了的事。由於這原因，芳子姑娘此刻想要避免這苦楚而在少將懷中掙扎着了。但是有什麼用處呢？少將是從小便練習武藝的，要擒住像芳子那樣姣小的女人，在他真不必費吹灰之力。

「怎麼，我的鬍子會觸痛你嗎？哈……哈……」少將在獲得勝利之後，放開了兩臂，笑着。

芳子費了很多的勁，才透過一口氣來。現在她已經看準這機會；是一個可以向對方要挾一點什麼的機會，因此她又和少將撒起嬌來了。

「不來啦，把人家的臉都觸破哩。」

「真的觸破嗎？賠你的。」

少將裝出女人的聲調。一手捻着自己的短鬚，一手要伸過去撫摩芳子的臉孔，女的眼快，急忙用兩手將臉部遮住，因為少將那雙手也很粗糙。

「自然要你賠的，賠啊！看你賠得出嗎？」芳子故意撩撥他。

「賠不出臉孔，但是可以賠妳錢，賠妳鑽戒，賠妳……」

「誰要這些！」

看見芳子掬起了小嘴，少將以為她當真生氣了。於是非常可憐地向她求饒：

「我的小鳥兒啊！別生氣，等明天我把大功告成之後，帶着妳到東京去過活吧，那時我至少是一個上將，而妳也就可以算作上將太太的一個……而且……」

吉田少將把適才的幻想當作握在手裏的事實一樣地講起來了；那顆上將的勳章，那坐建築在上野一帶的華麗的宮邸，立即在眼前顯出模糊的輪廓。他越講越來勁，越來勁越把短鬚捻得利害，這時候少將的兩手，好像祇是爲了捻鬚鬚這一樁工作才生長在身上的。

「準是這樣辦嗎？少將……」芳子明知道少將的說話有些近乎欺騙，却又裝作認真似的追問：「別騙人！只怕一升級，一回東京，早就把我忘掉啦！」

「不，決不，做了上將的吉田或者會忘記東京所有的女人；但絕對不會忘記那位不能使我離開一忽的僑寓在上海的芳子姑娘！」

「認真嗎？」

「真的，撒了謊算是小狗！哈哈……」

既然說得如此千真萬確，芳子姑娘似乎不能不把少將暫時當作忠實的情夫一般來看待了。她斜睨着少將那副反映在強烈燈光之下而紅得有點可怕的臉，伸過兩臂去攀住他的頭頸。這回可是芳子自己情情願願湊過來的，兩人底嘴唇又黏合在一起了。

經過一陣狂笑與撼動，吉田少將的一隻手，竟從芳子姑娘腹部之間順流而下。少將此時只覺得騰雲似的全身飄盪，連睜開眼皮的氣力都沒有了。

因為突然有人敲門，少將很掃興的推開懷裏的芳子，整一整軍裝，站起來喊了聲：「進來」！於是一個衛兵進來報告；說是村井領事要會晤少將。如果完全依少將的意思，對於這位來得不甚適當的客人是一定會拒而不見的。不過一想到村井這樣晝夜跑到這裏來，說不定會有些特別的事故，揆之事理，總不能說絕對沒有會晤的必要。

「請他到裏邊來！」